

# 毛澤東五娶五離

(本文插圖刊第6、7、8、45頁)

## ●王重則

### 十四歲與大妻做愛

毛澤東生前統治中國大陸時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，對任何人都有生殺予奪之權，但他對自己的家庭，却變成了一個無能的侏儒。他既是暴君又是十足的淫棍，與他有染的女性達幾十人之多。筆者根據史實翔實的寫出他支離破碎的家庭。

毛澤東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鄉下。他父親是一個農民。毛澤東從小懶惰，常常被他父親打罵。當他八歲的時候，他在鄉下小學讀書，早晚在農地裡種田，白天念「論語」和「四書」，一直讀到十三歲。因為國文教員非常嚴厲，常常打他，所以他經常逃學。有一次他逃離家庭好幾天，回來後父親和老師的暴戾態度比以前好一點，從此以後，他一人和父親吵架，就以逃跑相威脅。

後來他考進長沙第四師範學校，不久第四師合併第一師範學校裡，他成爲第一師範的學生。他在那裡念了五年書，成爲他一生中最高的學歷。在校期間除了文科外，數、理、化全部不及格，他並不因爲自己數、理、化不及格感到慚愧

，幾十年後還感到沾沾自喜。他提倡畫鴉蛋交白卷。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召見北京紅衛兵頭頭時說：「學問不是靠學校裡學來的，從前我在學校裡是不守規矩的，只是以不開除爲原則。考試嘛，五、六十分以上，八十分以下，七十分爲準……有的考試我交白卷，考幾何我就畫一個

鴉蛋，這不是幾何嗎？因爲一筆交卷最快。」在一九六四年八月談哲學問題時毛澤東說：「什麼北大、人大，還是哪個大學好！我就是綠林大學的，在那裡學了點東西。」從這些話裡不難看出：自從中共當政以來，大陸的教育事業，遭到接二連三的嚴重破壞，都與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變態心理有關。

既然毛澤東在校也念不好書，平時又懶惰，所以毛澤東在他十四歲的時候，他父母爲他娶了一個二十歲的李姓妻子。毛澤東自己說他因爲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從來未與她同居過，這是他爲了討好他心愛的女人所說的謊言。他幼年時，爲了反抗父親，動不動就離家出走，既然他自己對包辦婚姻不滿意，完全可以出走了事，以他的性格來看，絕不會等到生米煮成熟飯，洞房花燭之後

才來表示不承認。更何況毛澤東和他妻子共同生活十年，以他好色的性格來看，他很難抗拒與妻子同居的誘惑。

### 第二任太太楊開慧

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是楊開慧，是北大教授楊懷中(昌濟)的女兒，他們是否舉行過婚禮不得而知，但他們確實相愛過。在毛澤東一生中至少與六個女人結婚或同居，而「杯水姻緣」要遠遠超過此數。但在衆多女人之中，毛澤東恐怕對楊開慧最有感情。

楊開慧又名霞，字雲錦，是湖南長沙人，比毛澤東小八歲，毛澤東經楊懷中的介紹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，每月領取八元的微薄工資。由於楊懷中父女對毛澤東並不嫌棄，所以楊讓毛澤東住在家裏，因此毛澤東愛上了楊開慧，楊開慧也墜入愛河。

寫到這裏，有必要提一提毛澤東與梁漱溟早年的往事。毛澤東、梁漱溟是同年生，他們第一次碰面，是在一九一八年年初，兩人剛剛廿五歲出頭。當時正值毛澤東投考北大落第失意之時，

而梁漱溟却因其文才，被北大聘為哲學系講師。梁漱溟常常夜訪楊懷中，出來開門的總是毛澤東。

梁漱溟以為這個年輕人一定是楊的鄉親，也不與他打招呼，也不自報姓名，便直入客廳與楊晤談。雖然當時梁漱溟對毛澤東並無輕慢之意，但由於毛澤東一向心胸狹窄，從此懷恨在心。一九三八年初，梁漱溟以無黨派人士身分，隻身赴延安參觀。此時毛澤東已竄升為中共主席，割據一方，已非昔日吳下阿蒙。而梁漱溟早已忘記了二十年前楊家那段公案。更不知毛澤東就是過去楊家開門的那個年輕人。

二人相見，毛澤東第一句話提醒梁漱溟：「梁先生，我們早已見過面了，你還記得嗎？民國七年，那時你是北京大學講師，我是小小圖書館助理員。你常來楊懷中先生家串門，總是我開大門。」梁漱溟恍然大悟，但却未聽出毛澤東磨擦牙齒的聲音，還以為毛澤東的「記性好」，實際上毛澤東認為當年梁漱溟「有眼不識泰山」，是毛澤東一輩子的奇恥大辱。一直趁機報復，現在先點給梁漱溟聽聽。等到全國陷共後，梁漱溟膽敢在最高「國務會議」上批評共產黨的農業政策，毛澤東以為報復的時機已到，便引出不顧及自己「國家主席」身分，對梁漱溟發出不堪入耳和極其下流的潑婦罵街的聲音。這段刻薄鄙俗的語言收錄在中共「毛澤東選集」第五卷裡，現摘錄於下，以識別他這個暴君和流氓的性格。毛澤東手指着梁漱溟兇相畢露地說：

「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。殺人有兩種，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，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。偽裝

得最巧妙，殺人不見血的，是用筆殺人，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。」

「梁漱溟反動透頂，他就是不承認。他說他美得很。……你梁漱溟功在哪裡？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？一絲也沒有，一毫也沒有。而你却把自己描寫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，比西施還美，比王昭君還美，還比得上楊貴妃。……

「梁漱溟這個人是不可信任的。……

「善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人不害羞，事情就難辦了。說梁先生對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，有誰相信呢？班門弄斧。……

「梁漱溟是野心家，是偽君子。他不問政治是假，不想做官也是假的。……

「中共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（指「政協全國委員會」）呢？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，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。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，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。……

「你的路線是資產階級路線。實行你的，結果就要亡國，中國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，北京就要開會歡迎蔣介石、艾森豪威爾。我再說一遍，我們決不採納你的路線。」

這話應出自市井無賴或三姑六婆之口，想不到竟出自所謂「國家主席」之口，這無疑是對中國五千年文明的莫大污辱。筆者所以在此引用這一段記錄，是使讀者更清楚了解毛澤東何許人也。話再說回來，一九二〇年冬天，毛澤東、楊開慧結為夫妻，這一年毛澤東剛滿廿七歲，楊開慧才滿十九歲。婚後楊對毛澤東照顧得無微不至，楊開慧是中國傳統中的賢妻良母式的女人。

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，楊開慧在長沙生下了長男毛岸英。此時毛澤東、楊開慧雖奔走革命，但生活尚屬平靜。一九二三年四月，湖南當局下令通緝毛澤東。毛澤東潛逃上海，並於同年六月到廣州參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，會後返回上海，在中共中央工作。就在這一年，楊開慧在長沙孤苦零丁中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毛岸青。產後才帶着毛岸英和毛岸青趕到上海，與毛澤東會晤。

他們在上海住了近一年光景，一九二四年底，楊開慧隨毛澤東離開上海，第二年二月，回到韶山，這是她婚後第一次來到婆家。毛澤東、楊開慧回到老家後一方面辦夜校，教農民識字；另一方面宣傳共產黨的理論。一九二五年六月，在韶山建立了共產黨秘密支部。

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先生改組了國民黨，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，實行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毛澤東參加了這次大會。一九二五年秋，毛澤東又到廣州主編國民黨機關雜誌「政治周刊」。同年冬天，楊開慧也從韶山趕到廣州，與毛澤東住在東山。楊開慧做毛澤東的工作聯繫人。住了一年後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，毛澤東離開廣州前往武漢，這時國民革命軍已佔領武漢。楊開慧則返回長沙，第二年即一九二七年，楊開慧為毛澤東生下第三個男孩，取名毛岸龍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、共分裂後，毛澤東發動湖南農民舉行「秋收起義」，帶領一批人進入井崗山，開始了他的游擊生涯，楊開慧則回到長沙娘家。從此以後，毛澤東與楊開慧再也沒有相見，竟成為永別。

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，楊開慧被捕，當時毛岸英才八歲、毛岸青七歲、毛岸龍僅三歲。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楊開慧被何健下令處決，死時年僅二十九歲。楊開慧與毛澤東做了十年夫妻，生了三個孩子，但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時間還不到七年。

雖說毛澤東確實愛過楊開慧，但並不專一。一九二七年九月，毛澤東率領湖南「秋收起義」農民隊伍退入江西時，與賀敏學和賀子珍兄妹率領的「永新農民起義」隊伍相會合。賀的「秋收起義」隊伍比毛澤東還早三個月。

### 愛上女團員賀子珍

賀子珍江西永新縣人，一九一〇年生於一個小商人家庭，她的父親在縣城南門口開一家小雜貨店。一九二五年，她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，一九二六年轉為中共正式黨員，當時她只有十六歲。十七歲時與毛澤東相識，那時她腰別雙槍，胯下單騎，一副女英雄氣概。毛澤東乃色中惡鬼，他一見賀子珍，就為之神魂顛倒，明明他是有婦之夫，竟不顧楊開慧的處境，也不顧及輿論的非議，却和賀子珍同居起來。有關毛澤東這一無恥行徑，龔楚先生著的「我與紅軍」有這樣一段描述：「永新的地方同志，都來見主席（指毛澤東），其中一位女同志賀子珍，漂亮而活潑，和主席談得很投機。那天晚上她送了兩隻雞、兩瓶酒給主席，主席留她一起吃晚飯，他倆談得更親密。第二天晚上，主席召開永新黨團會議。這位女同志發言最多，而且又有見解，深夜十一時才

散會。會後，毛主席便請那位女同志稍候片刻，說有要事同她談話，那晚賀同志單獨同毛主席在臥室裡密談了很久。次日早飯後，賀同志又來了，陪着毛主席工作了一整天，晚上也沒有回去。第二天的早上九時才起床，毛主席洗過臉後，喜氣洋洋春風滿面的對我們說：『我和賀同志兩人愛上了，由同志的愛轉為夫婦的愛，這是我們革命鬥爭共同生活的起點。』那時賀子珍站在毛主席的左邊，帶着羞人答答的笑容。」

一位十七、八歲的少女，不顧名份甘願與一位三十四歲的男人同居，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。一九二九年，在楊開慧處決前一年，賀子珍跟毛澤東在龍岩生下了第一個私生女。此女孩寄養在農家家裡，後來沒有找到，生死不明。

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賀子珍在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生下了第二個孩子，是男孩取名小毛。長征開始，賀子珍交給妹妹賀怡領養。賀怡又交給她丈夫毛澤覃，讓他交給可信託的農家領養，但不久毛澤覃在戰爭中陣亡了，從此中斷了寄養人家的姓名和地址。一九五〇年賀怡為了到福建尋找小毛，不幸死於車禍，自此永遠失去了尋找小毛的線索。

一九三三年，賀子珍又早產了第三個孩子，也是男嬰，由軍醫傅連璋接生，但沒有活成。

在紅軍所謂「長征」路上，賀子珍又懷孕了，當紅軍走到貴州白苗族村時，賀子珍就要分娩了，只好在擔架上生產，第四個是女孩，無法隨軍帶領，只好交當地農民領養，大陸陷共後，賀子珍多次託人查找，均無下落。

賀子珍是為毛澤東作出犧牲最多的人，她生了兩男兩女，竟無一人能活在自己的身邊，死的死，給人的給人，失蹤的失蹤，她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。

紅軍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到達陝北，一九三六年賀子珍在陝北保安又生了一個女孩，這是第五個。這個女孩至今還活着，就是李敏（小名嬌嬌）。由於毛澤東移情別戀，被賀子珍發現，受到過度的刺激，得了輕度精神病，天天與毛澤東吵鬧，中共中央為了毛的安全決定隱瞞賀子珍的身份將她送到莫斯科養病。一九三七年賀子珍經西安取道新疆去蘇聯。她到蘇聯不久又生了一個男孩，這是第六個孩子。當時她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，為了不影響學業，她將孩子交給一個蘇聯老太太照顧。但不幸孩子得了肺炎，得不到及時治療，就此夭折了。一九三九年賀子珍在蘇聯的學習生活結束了，同學們紛紛回國，可是毛澤東這時却不讓賀子珍回來，因為毛澤東怕得罪他的新歡。毛澤東為了穩定賀子珍的情緒，將才三、四歲的李敏（小名嬌嬌）送給賀子珍。這時賀子珍在莫斯科有一份工作，在國際兒童院東方部當名中文教員。

賀子珍在蘇聯吃了不少苦。當時她的身份已經不是毛澤東的妻子，蘇聯當局只把她看作是普通中國人。最悲慘的是她在戰爭時期，在一九四二年，帶着嬌嬌被送進依凡諾夫城的瘋人院。直到一九四六年王稼祥和他的妻子朱仲麗到莫斯科治病，在一個偶然機會，才得知賀子珍的近況。朱仲麗在她著的「燦爛紅葉」一書中這樣寫到：

「從留學生的談話中，我們得知賀子珍同志的下列落。……被關在依凡諾夫城的瘋人院，身邊還帶着一個七歲的女兒——嬌嬌。她與親人斷絕來往，獨處異國……我們聽到她關在依凡諾夫城的瘋人院這個消息，心頭像受到雷擊一樣難過。羅榮桓同志和王稼祥同志更是關心賀子珍同志的遭遇。……我們第一次見到賀子珍同志是在共產國際大廈旅館。……我們發現她講話有些遲鈍。她見到稼祥同志時，臉上露出極其興奮激動的神情。她好像有滿腹的話要說，但是剛剛恢復自由，又有許多疑慮，我們問什麼，她才回答什麼。我們告訴她，以後就在莫斯科檢查身體、治病，不再回依凡諾夫城了，她這才顯得十分愉快的樣子。後來蘇聯政府給她分配了新的住房，她身體逐漸恢復健康，神經也正常了，情緒比以前好多了。」

從這段描述中，可以看出毛澤東這個梟雄是多麼寡義薄情，他在江西永新會恬不知恥地說：「我和賀同志兩人愛上了，由同志的愛轉為夫婦的愛。」這個「愛」那裡去了，在毛澤東需要賀子珍時，即使在所謂「長征」的路上，也不放過賀子珍，讓她連連懷孕，他哪裏有夫妻體貼之情。當毛澤東另有新歡，將賀子珍母女送至蘇聯後，從不管她們的死活，也不和她們通信。毛澤東是中共的頭子，只要他向蘇共關照一下，蘇共是不會不買他的賬的。可是他就是不這樣作，虧得王稼祥夫妻救了她們。

王稼祥從莫斯科打電報給毛澤東，談到賀子珍母女的近況，並徵求毛澤東的意見，是否可以將他們母女帶回中國，毛澤東迫於形勢，因賀子

珍的身份已經在蘇聯暴露，毛澤東不得不同意她們母女回國。一九四七年隨王稼祥來到哈爾濱，當時此地為中共部隊所佔據。那時毛澤東在延安，因受江青阻撓，賀子珍一直未能與毛澤東團聚，只在大陸陷共後，毛與賀於一九五〇年在上海見過一面。嬌嬌在一九四八年由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親自送到延安毛澤東處，跟毛、江生活在一起，改名李敏。賀子珍一直住在上海武康路大花園洋房裡，形同軟禁，直到她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逝世為止。

### 賀後江前有吳廣惠

上面筆者說由於毛澤東移情別戀，使賀子珍受了刺激，這個移情的對象是誰呢？是不是江青呢？這時江青雖在延安，但她還未正式登場，只是與毛澤東眉來眼去而已。毛澤東這時熱戀的人物叫吳廣惠，請看韓作著「毛澤東評傳」轉引韋爾斯一段記述：

「吳廣惠（或吳光偉），一九一一年在河南省出生，父親為北京政府的鹽務官員。除父母親外，她有兩姊一妹一弟，而她本人則排行第三。……是激烈的學生領袖。畢業後，吳氏曾在中華戲劇學校任教。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，她與北大一位畢業生結婚。婚後，她的丈夫在她的經濟支持下，負笈日本，在帝國大學攻讀。她的丈夫曾反對她到延安，但直到她去了延安之後，兩人仍保持着夫妻關係，並未離婚。據她本人說，她渴望能到延安，考察延安的新教育方法。……終於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獲保送到延安學習。她上

過博古、張國燾、毛澤東的課。直至她離開延安之時，她還沒有加入共產黨。她是一位基督徒。……她是延安的一位優秀演員。她不僅多才多藝，而且有良好的教養、文靜有禮、嬌艷嫵媚，相當漂亮，垂髮及肩，梳着三十年代最時髦的髮型，跟延安其他婦女所梳的那種性別難辨的短直髮型，大大不同。」韋爾斯繼續寫道：「一九三七年五月卅一日，我應邀前往探訪住在山坡的寬敞密洞的美國新聞記者史沫特萊。……吳廣惠烹胡椒和雞蛋，史沫特萊從菜館叫人送來了白菜湯：毛澤東正當我們開始談話之際到訪。他在那個晚上，情緒暢旺。……吳廣惠以崇敬英雄的眼光瞧着毛氏……片刻之後，我吃驚的看到吳廣惠走過去，倚傍着毛澤東，坐在長椅上，她十分羞怯的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膝上。吳廣惠宣稱她喝酒太多，並裝出木訥的表情，當時我似乎只感覺到那不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因為我想到她是一個職業演員。毛氏亦顯得大吃一驚，但他應當可以毫不客氣地把她推開，可是，他却顯得相當高興。他也宣稱他喝酒太多。吳廣惠大膽的把手握着毛氏的手，她當晚不時這樣重覆的做着。」

吳廣惠與毛澤東幽會的消息傳出後，賀子珍曾演出一場大鬧密洞的事件。據說，有一天深夜，毛澤東到吳廣惠的密洞裡，兩人卿卿我我交談正歡，賀子珍悄悄尾隨而來。用力拍打吳廣惠的密洞的門，開門後見毛澤東在裡面，情緒大為激動，歇斯底里地大鬧起來。住在隔壁的史沫特萊聞聲跑來相勸，不料竟遭賀子珍手持電筒毆打，因賀子珍懷疑，毛澤東與吳廣惠的醜事，是史沫特萊

從中介紹的，經此一鬧，艷聞醜事廣為傳播，結果吳廣惠被中共送出延安，了却了吳、毛的一段情。也就在這一年，賀子珍也不願為毛澤東生過五個子女，突然與毛澤東離了婚，被放逐蘇聯。

### 五娶五嫁江青委身

江青是毛澤東的第五個女人，江青與毛澤東結合前，風頭最勁。張國燾夫人楊子烈在她的回憶錄裡有這樣一段描述：「一九三八年夏，我到了延安。聽勤務員講，我還未到延安時，藍蘋（江青）……風騷而臉厚。她一到延安就同毛澤東眉來眼去，毛澤東對她特別熱情。……賀子珍看在眼里，深恨毛澤東愛情不專，無情無義。」

江青原名李雲鶴，山東諸城人，生於一九一四年，到延安那年只有二十四歲，正是一位妙齡女郎，她十五歲時離家出走，到濟南謀生，進入由趙太侔、王伯生等主辦的山東省實驗劇院學京戲，也兼學話劇，一共學了三年。就在這一年她與魏鶴齡結了婚，不久二人便各奔東西。

一九三三年，趙太侔離開濟南到青島去擔任青島大學教授，江青也跟隨去了。在青島大學當旁聽生，並在學校圖書館裡當管理員，以賺取每月生活費。

趙太侔的夫人俞珊是名門之後，叔父俞大維曾任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長和國防部長，姑母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夫人。弟弟俞啓威是青島大學的學生，讀書時已參加中共，化名黃敬，從事共產革命活動。江青在青島認識他後，由於她水性楊花，便愛上了黃敬，拋棄了剛結婚不久的魏鶴齡。

江青與黃敬同居不到三年，就與黃敬分手了。一九三三年七月，黃敬在青島被捕。江青又厚着脸皮到上海找他前夫魏鶴齡。且一度住在田漢家裏。江青一度被捕旋即釋放，那時黃敬也恢復了自由，正在北平搞地下活動，她聞訊趕往北平與黃敬重新結合，可是不久兩人又分手了。在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，江青一度到達廣州休養，她非常懷念與黃敬那段舊情，她寫了一張紙條託可靠的人送到黃敬手裡，黃敬接到紙條後，兩手發抖，連忙將紙條燒掉，未敢前去幽會。黃敬若不是早死，文化大革命一定吃盡苦頭。江青曾為黃敬懷過孕，在她決定與黃敬離開時，被她打掉了。

一九三五年四月，江青以藍蘋的名字進入電影界，演過「自由神」、「都市風光」、「狼山喋血記」、「王老五」等影片。除了拍片以外，她又演話劇。一九三五年夏，她在「娜拉」一劇中演娜拉，後來又演「大雪雨」中的卡塔琳娜，導演都是章泯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，上海各小報均以大標題登載電影明星集體結婚的新聞。一對是唐納和藍蘋；一對趙丹和葉露茜；一對是顧而已和杜小娟。主婚人是沈鈞儒，這三對新人在四月二十六日在杭州六和塔下集體結婚，唐納便成為江青的第三任丈夫。

現在稍微介紹一下唐納，他本名馬季良，其人相當有才華，能編、能導、能演也能評，凡是藍蘋演的戲，多加讚譽，以此贏得藍蘋的愛心，可是他們結婚僅一個月就鬧離婚了。藍蘋去濟南遲遲不歸，唐納自殺未遂，藍蘋又在上海「聯華

書報」半月刊上發表一篇致唐納的公開信，轟動了整個新聞界。至此唐納和藍蘋徹底決裂。她在公開信中承認她「愛了別的人」，這個別的人是誰呢？原來他就是導演章泯。章泯成為江青的第四個男人，他們僅是同居沒有任何名份。章泯本有妻子名叫蕭昆，也有孩子叫章克林，蕭昆看到她的男人被江青搶走，憤然留書離家。江青與章泯沒有同居多久，七七事變爆發，江青去了延安，開始她新的生活，章泯也和妻子合好了。

### 約法三章下不為例

江青在延安遇見色中惡狼毛澤東，毛澤東便成為淫婦江青的第五個男人。這與毛澤東正好旗鼓相當，誰都沒有吃虧，因為江青也正好是毛澤東第五個女人。

毛澤東與江青是男盜女娼的人物，也不必太多的穿針引線，一拍即合。江青跟毛澤東同居的事，中共中央是不同意的。毛澤東本是一個好色之徒，廿四、五歲的江青，也的確年輕美貌，再加上他與四個男人周旋過，功夫就更好，把毛澤東迷得失魂落魄。中共政治局容不得江青，毛澤東非留下江青不可。政治局無奈，只好與毛澤東約法三章，內容是：

(一) 江青不可稱毛澤東夫人，只能稱為江青同志。

(二) 江青除了照顧毛澤東個人生活外，不能擔任黨的領導職務，不能過問黨的人事和其他事務。

(三) 只此一次，下不為例。黨內其他同志不能沿用此例。

毛澤東、江青爲了達到同居的目的，欣然在約法上簽了字。從此江青只能以生活秘書、機要秘書出現，不能以毛澤東夫人出現在各種場合。

江青與毛澤東同居後，他們各自都有姘頭。江青究竟有多少，這就很難查了。根據很多資料來看，與江青有染的男子有康生、王洪文、張春橋、莊則棟。張、莊在文化大革命中與江青有頻繁的來往。莊則棟就因爲陪江青睡覺有功，弄到一個國家體委主任的官銜。

### 專列服務員張玉鳳

毛澤東與江青分居後，他不甘寂寞，到處尋花問柳。有時他別墅的年輕美貌的女服務員都是他發洩的對象，其他共黨高幹也是如此。所以很多女孩都不願作這一行業，家長更加反對。

張玉鳳雖未作高幹療養所的服務員，但她却作了毛澤東專列的列車員。這趟專列不同一般，每個列車員都要經過嚴格挑選。有一次毛澤東乘坐專列，他的車廂並不是張玉鳳負責的，只因爲原先的專列服務員生了急病，才經過挑選調張玉鳳去爲「偉大領袖」服務的。爲了安全起見，專列服務員端茶送水時，是沒有機會與「偉大領袖」見面的，他們只能送到專列的外客廳，然後再由毛澤東的貼身警衛或秘書送進去。專列的內廳和外廳是絕對禁止列車員進去的。而且服務員們也絕對不知道坐在專列裡的到底是誰，只知道是「中央首長」。

張玉鳳遇見毛澤東純屬巧合，當張玉鳳端茶進去時，正趕上毛澤東出來，兩人正好打一個照

面。張玉鳳一見毛澤東真是喜出望外，頓時覺得這是「最最最幸福的時刻」，毛澤東見到這個俊俏的青年女子，身材又如此標緻，連忙問她姓名和工作情況，她伶牙俐齒，一一回答。張玉鳳退出客廳後，她本人倒也平靜下來，可是毛澤東却念念不忘這位青春煥發的美麗女郎。從那以後，毛澤東文件也不愛看，擺在案頭上寫呀寫呀寫個不停，原來寫的都是歪七歪八的字，全是張玉鳳三個字。毛澤東的秘書連忙請示汪東興。事不宜遲，汪東興便找來張玉鳳做一番思想工作，讓她做貼身貼肉服侍「偉大領袖」的重要工作。張玉鳳點頭領命，從而恩寵倍加。但張玉鳳向「偉大領袖」獻身時，已非黃花閨女，她已結婚了，丈夫是一個工人。現在張玉鳳既得「偉大領袖」的幸寵，已由不得她自己，即使她再愛自己的丈夫，也不能回家了。幾天以後，工廠黨委書記找張玉鳳的丈夫談話，並曉以大義，不管張玉鳳丈夫如何苦苦哀求，也是無濟於事了。只好淚流滿面在離婚書上簽字。

張玉鳳與毛澤東同居多年，還爲毛澤東生了兩個孩子，雖然她對揭發「四人幫」有功，但當她要中共中央承認她這兩個孩子是毛澤東的親骨肉時，却沒有答應。如今她被中共安置在何方，已不被人們所注意了。因爲毛、江名聲太壞早被中國人民所唾棄，只有中共一小撮人，死抱住毛澤東的僵屍不放，還在那裡嚇唬人呢！

### 用情不專禍延子孫

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毛澤東的後代又是怎麼樣

呢？楊開慧生下的毛岸英和毛岸青都到蘇聯去過，長子毛岸英戰死朝鮮戰場，毛澤東認爲彭德懷未照顧好他的孩子，再加上彭德懷從朝鮮回到北京後不久，得知「御林軍」八三四一部隊的「文工團」女文工團員大部分成了毛澤東發洩的工具。彭德懷爲此非常氣憤，下令解散文工團，從此毛澤東對彭恨之切骨。欲置彭於死地而後快，文革中彭慘死，毛澤東才算出了一口氣。據說毛澤東爬灰毛岸英的媳婦。從毛澤東的性格來看，完全可能，江青一見她就醋意大發，更是事實。毛澤東本來就是一個衣冠禽獸。次子毛岸青有嚴重精神病無法工作。

下面再看看賀子珍所生的李敏，她嫁給內戰中倒戈起義的國民黨將領孔從周的兒子。這一對年青人是五十年代高中的同學，當孔從周得知他的兒子與毛澤東女兒談戀愛時，嚇得渾身顫抖，會對其子嚴加訓斥，不許他再與李敏來往，兒子無奈，只好答應。誰知李敏將此事告訴毛澤東，毛澤東特地請孔從周吃一頓飯，席間他對孔說最好不要干涉兒女親事，孔這才放心，李敏終於嫁給孔從周的兒子。

江青所生的李納，她的生活最爲曲折複雜，李納一九六一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，學中國歷史，一般功課還可以。曾參加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農村「四清」和「社教」運動，毛澤東讓她深入瞭解農村，因爲毛澤東本人便是一個農民的子弟，得益於中國鄉土政治文化，所以他專門培養他的小女兒，以便將來重用。一九六五年九月李納從大學畢業，分配到「解放軍報」當編

輯，穿上了軍裝。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，由於她的特殊家庭背景，必然成爲風雲人物，她用蕭力筆名連篇累牘發表極左文章。直到毛澤東與林彪矛盾大暴露，李納才在政治上消沉下去。當一九七五年局勢平復後，又東山再起，她出任北京市委書記兼平谷縣委書記。當毛澤東死江青入獄之際，李納也就在政治上徹底失勢了。

不過，對李納來講，倒不是宦海沉浮，而是在婚戀上的悲歡離合。在文革後期，毛、江準備在李納委以重任前，先把她送到毛澤東過去打游擊的江西老蘇區「五七幹校」鍛鍊一下，萬萬沒有想到李納與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青年墜入情網。

當時李納已經三十歲，她的身份使一般青年不敢高攀，唯獨有一個姓徐的青年，膽子很大，經常約李納出外散步、看戲等，李納欣然同意。這位徐姓後生，也是軍人出身，原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北戴河別墅區的一名服務員，後來調中央辦公廳江西五七幹校，也做同樣的服務工作。北戴河別墅區乃中共高級幹部療養、休假的所在地。這裡的服務員，都是百裡挑一的青年。論相貌、身材、機敏等方面，都是較好的，論「階級出身」要

「根正苗紅」、「苦大仇深」，決不要城市兵。在文化方面不能低於初中以下，也不能在高中以上。這些方面小徐都具備了，他老家東北，祖上三代赤貧，小學入少先隊、中學入共青團，在軍隊裡入了共產黨。毫無疑問，歷史是清而又白。

一個是身居高位的公主，一個是卑微寒士，雖然毛澤東喊出：「高貴者最愚蠢，卑賤者最聰明。」但喊歸喊，作歸作。這只是蠱惑人心的反

動口號而已。他們把自己看成是皇帝和皇后，老百姓都是他們的奴隸。一旦公主真正垂青無產階級寒士，江青却不同意了，老毛一看李納已有身孕，不得不同意他們的婚姻。

結婚不久，由於他們之間在文化程度上的差異和門不當戶不對，在感情上出現裂痕，幾個月就分手了。不過他們生了一個男孩。二人離婚後，小徐才知道他有一個兒子生在中南海裡。

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被捕後，李納處境不佳，她一身兼有兩個身分，一個是「偉大領袖」的女兒，一個是反革命份子江青的狗崽子。按中共的株連邏輯推論，她和毛澤東都應該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屬。她的雙重身分一下子從公主降爲庶民，所以只能在中南海圖書資料室當一名管理員。

中共一向用當圖書管理員作爲懲罰有較高階級的異己份子的方法，當年的年老體弱的右派教授都作過這項降級工作。今天以「毛澤東之道，選治毛澤東家屬之身。」這真是莫大的諷刺。

李納離婚後，她的前夫小徐回到東北又與他過去的未婚妻結合，並生下一女。到了八十年代李納經中共組織介紹與昆明部隊師級幹部王某結婚，王某五十多歲，早年與原配妻子分手後，有子有孫，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李納也無本錢再多挑選了，王某與李納結婚後即調到北京，兩人帶著小徐的兒子住在北京一個獨院裡。有時小徐常常由東北來李納住處看兒子，李納照樣接待，日子

久了不免引起王某的忌妒，但又無可奈何。李納身體肥大，行動遲鈍，頗像乃父。毛岸青之子毛新宇即毛澤東的嫡孫，和他父親一樣也是一個白

癡，這可能與遺傳有關。李納在婚戀問題上的曲折複雜，是其父玩弄政治權術的結果，作爲一代梟雄毛澤東的後代也深受其害。

暴君史達林是毛澤東的學習榜樣，這兩個暴君的家庭都支離破碎，頗有相似之處，所不同的是，史達林對自己的妻子暴虐殘忍，他的妻子娜捷日達·阿利盧耶娃不堪虐待，終於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開槍自殺。毛澤東對自己的家庭雖不暴虐，却變成無能的侏儒。他利用他掌握的政治權威，縱容江青走上與全國人民爲敵的罪惡道路

；這是毛、江咎由自取，最後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。他的家族也不再顯赫，淹沒在億萬羣衆之中。一代梟雄毛澤東若不是中共中央爲了保全他的名譽，他的墳墓早被憤怒的羣衆鏟平了。中共不敢徹底否定毛澤東，是他們最大的失策，所以他們的威信不斷下降，總有一天，全國人民會揭竿而起，到那時他們悔之晚矣。

### 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與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。中外雜誌社，款到立即按址按期寄書